大樹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天外飞石(1)
- 第2节：天外飞石(2)
- 第3节：天外飞石(3)
- 第4节：穿越时空之旅(1)
- 第5节：穿越时空之旅(2)
- 第6节：穿越时空之旅(3)
- 第7节：穿越时空之旅(4)
- 第8节：穿越时空之旅(5)
- 第9节：穿越时空之旅(6)
- 第10节：符号控制
- 第11节：小心轻放(1)
- 第12节：小心轻放(2)
- 第13节：小心轻放(3)
- 第14节：小心轻放(4)
- 第15节：小心轻放(5)
- 第16节：小心轻放(6)
- 第17节：宠物人(1)
- 第18节：宠物人(2)
- 第19节：宠物人(3)
- 第20节：宠物人(4)
- 第21节：大树(1)
- 第22节：大树(2)
- 第23节：想独立的左手(1)
- 第24节：想独立的左手(2)
- 第25节：想独立的左手(3)
- 第26节：想独立的左手(4)
- 第27节：想独立的左手(5)
- 第28节：隔绝(1)
- 第29节：隔绝(2)
- 第30节：隔绝(3)

- 第31节：隔绝(4)
- 第32节：隔绝(5)
- 第33节：隔绝(6)

第1节：天外飞石(1)

天外飞石

这个“东西”，看起来像颗陨石，如果是的话，那就是破天荒头一遭有一颗陨石不偏不倚一头砸在了卢森堡公园的正中央，正在巴黎的心窝上。这下震动可不小，周围的建筑物都随着这三月清晨里的一声巨响而颤抖不已，仿佛有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一样。

幸运的是，陨石是在清晨掉下来的，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亡，只砸着了三个早晨起来散步的人，据说还是毒品贩子。不然你说，他们这么大清早的在卢森堡公园里能干点啥？还有几位就有点不幸了，本来身子就弱，因为这惊天动地的巨响而心脏病突发了。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东西并没有造成更大的破坏，”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这么说，“它就像是被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根本就不像是被抛过来的。”

但是，人们还是得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从此以后，这块世界最著名的绿地中心，就多了这么一块直径大约70米的石头。马路上的行人都聚过来看热闹。

“怎么……怎么这么臭！”有人嚷嚷了起来。

真的，这块陨石正散发着阵阵臭气。被紧急叫来援助的天文学家解释说：有时候，陨石得穿过由大量硫化气体组成的星际云层，臭味可能是从那里带来的。

媒体从来对此类“爆炸新闻”趋之若鹜，忙不迭地把这块陨石命名为“太空排泄物”。而且公众已经在苦思冥想，哪位外星巨人才能拉出这么硕大无比的一坨。

当北风吹来的时候，南边所有的街区都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令人不适。紧闭门窗根本就无济于事，空气中总是弥漫着那股刺鼻的恶臭，那股呛人的，浓厚的，恐怖的气味。为了“自卫”，妇女们拼命往身上喷最浓的香水，男人们则戴上塑料孔或者活性炭的口罩，

那引人注目的程度，比防毒面具也好不到哪去。回到家里，身上的衣服还留着这股顽固的臭味，要用大量的水洗好几次才能重新穿。

这股味道一天比一天令人窒息，人们开始推想，陨石内部是不是可能有一大团有机物正在腐烂……

甚至苍蝇都被恶心得对它敬而远之。

没有谁能在这股臭味中漠然处之。鼻粘膜被刺激着，喉咙冒着火，舌头也变得异常沉重。哮喘病人咳嗽不止，感冒的人也不敢用嘴巴呼吸，连狗都发出了哀号。

一开始，陨石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游客纷至沓来。可是很快，这块“太空排泄物”就变成了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头号难题。

居民都搬走了，一时间，卢森堡公园附近空无一人。根本就别想星期天早晨去那跑步了，房租也一蹶不振。而且随着这团臭气的范围不断扩大，附近居民们被迫迁移得越来越远离这个首都灾区的中心。

第2节：天外飞石(2)

该路政部门大显身手了，于是起重机、绞车一齐上阵，铆着劲儿要把这个庞然大物扔到塞纳河里去，企图让它顺流而下，漂到大西洋去。至于污染问题……已然顾不上那么多了。

“开战！”市长一声大吼。但是没有一台机器能吊起这坨直径70米的“排泄物”。于是大家又想干脆把它炸了吧。可是它密度太高，太坚硬了，别说炸碎了，在上面划道印子都难。

看来消灭不了，那就只好想一些和平共处的法子了。

有个年轻的工程师，叫弗朗索瓦?查威格诺尔，他想出了一个主意：“既然搬又搬不动，炸又炸不掉，咱们就用混凝土把它一裹，这样味道就出不来了。”怎么早点没想到呢？说到做到，市长一声令下，工程启动，展开了后来人们称之为“糖衣行动”的行动。最快的混凝土搅拌机和最坚固的水泥源源不断地从全国运来，陨石被裹了足足有10公分厚的外衣。可是，臭气仍然在往外冒。于是，工程队员又将外衣加厚了20公分，还是没效果。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裹了一层又一层，水泥填水泥，外面又涂上混凝土。

辛辛苦苦地忙活了一个月，陨石的表面裹了一层一米厚的混凝土，看起来就像一个圆角的大魔方，可是那股恶心的味道依然不减。

“混凝土上的孔太多了！”市长当机立断，“得找一种渗透性弱的物质。”

查威格诺尔建议使用石膏，据他说，石膏具有无与伦比的吸收性。它会像一块大海绵一样把臭味吸得干干净净。

毫无疑问，这次行动又失败了。于是，人们又在石膏外面加了一层玻璃棉，据说一层玻璃棉，一层石膏，这样外壁就像房屋的墙壁一样了。

大魔方变得椭圆了一点，但是臭气丝毫未减。

“得找一种材料，一丝气味都放不出去！”市长怒吼了。

大家的眉头都皱了起来，上哪去找这种能堵住如此臭气的材料啊？

“玻璃！”查维诺格尔大叫。

怎么早没想到呢？玻璃！用这种细致的，沉实的，密不透气的物质肯定能造出最坚固的抵御臭气的盔甲。

工人们把硅石融化成橘黄色的灼热的溶浆，涂在那个直径70多米的陨石表面上（混凝土、石膏、玻璃棉已经增大了它的体积）。

玻璃冷却后，陨石看起来像一颗圆溜溜的晶莹剔透的球。尽管它硕大无比，却依然散发着一种莫名的美。终于，臭味消失了。玻璃战胜了这场无妄之灾。

巴黎到处都在狂欢庆祝，防毒面具和碳过滤器被通通抛向空中，居民也从郊区搬了回来，城里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舞会。人们还绕着这个熠熠生辉的圆球周围跳起了法兰朵拉舞。

好几个强力探照灯照亮了圆球的表面。有的巴黎人已经把卢森堡公园里的这个庞然大物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同时把自由女神像归纳为一个小小的、简简单单的小雕像，因为她的大小在陨石面前太微不足道了。

第3节：天外飞石(3)

市长就此发表了演说，他提到：“很自然的，这个巨球应该在拥有全国最好足球队的城市安家。”台下掌声雷动。在欢笑声中，所有受过的罪都被遗忘了。弗朗索瓦?查威格诺尔被授予城市勋章，这位年轻的科学家站在这个无比光滑的超级大球旁边，闪光灯在周围咔嚓乱响，让这一刻永垂不朽。

这时候，在另外一个星球上，珠宝商格拉普纳?乌维特掂量着是时候收回他的垃圾了。

“太妙了！”半人马星来的女客户激动地大叫，“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养殖珍珠。您是怎么加工的啊？”

格拉普纳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这可是个秘密。”

“您不再用那些珍珠蚌了？”

“不用啦，我想到了另外一种技术可以做得更有质感，更有光泽。当然啦，珍珠蚌会分泌珍珠质来包裹住杂质，但是抛光效果就不是那么完美无缺了，但是用我的新技术，您瞧，多可爱啊！”

女客人八只圆鼓鼓的眼睛闪烁着，她把放大镜套在最近的一只眼睛上，仔细察看，这件珠宝完美精致，在幽蓝色的灯光下，闪耀着万道金光。她觉得再没有比这更奇妙的东西了。

“那您是用什么动物还是用什么机器来做的？”她又非常好奇的问。

珠宝商故作神秘状，毛茸茸的大耳朵也激动得变紫了，他说他更希望保守这个发明的秘密。不过，他终于还是架不住女客人的一再追问，附到她耳边悄悄地说：

“我用的是一种动物。他们很小很小，但是却比珍珠蚌更知道怎样制造好的珍珠。就这么多了。您看，我是给您装在珠宝盒里，还是您现在就想戴上？”

“装在珠宝盒里吧。”

半人马星来的这位客人对珠宝商开出的价钱有点望而却步，但是她实在是太想得到这件宝贝了。毋庸置疑，这颗完美无瑕的珠宝将在他们半人马星的晚会上制造出奇迹。她甚至已经想到了下次晚会上怎样把它戴在她那八个乳房的胸前。

第二天一大早，珠宝商格拉普纳?乌维特就迫不及待的用他的拔毛钳又往卢森堡公园的正中央扔了一颗臭球，比上次的还要大，还要“香”气扑鼻，而且不偏不倚还在上次那个地方。从提高生产力的角度出发，他又往莫斯科红场、纽约中央公园、伦敦皮卡迪里圆环广场各扔了一颗。这样，他马上就要发财啦。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他计划在这个太阳系的小行星上每年养殖50~100颗这样的“珍珠”，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只要在道具专卖店里买个臭烘烘的球，恶作剧就可以开始了。当然，接下来要非常仔细地洗手才能把那股怪味去了，但是这也值啦。

半人马星女客户的朋友们对这颗从珠宝商格拉普纳?乌维特那买来的“养殖珠”赞不绝口。一下子，大家都想要同样的“珍珠”了。

第4节：穿越时空之旅(1)

穿越时空之旅

六月，阳光普照，空气清新。街上随处可见穿着吊带衫和紧身牛仔裤的女孩子，男士们则穿T恤衫，戴墨镜。这个假期，皮埃尔?鲁贝隆决定倾其所有做一次特别的旅行：时空旅行。有毕生的积蓄作后盾，他就再无后顾之忧了。当他坚定地推开时空旅行社大门的时候，暗忖道：一辈子总得时空旅行一次才值啊。

一位漂亮的接待小姐热情地招呼他。

“先生想去哪个时代？”小姐客气地问道。

“路易十四时代！这个时代一直令我神往！只要看看莫里哀或者拉封丹的作品就能明白那时候的人有多风雅。我想去观赏凡尔赛宫里的那些小花园，那些喷泉，那些精雕细刻的围墙，还有那美轮美奂的雕塑；我还要去学学向女人献媚的艺术，那可是宫廷里的重要礼节；我要在那个还没有被污染的巴黎呼吸；我要吃有番茄味道的番茄；我要尝没有洒杀虫剂的蔬菜和水果；我要喝没有经过灭菌处理的鲜牛奶；我希望找回原汁原味的东西，我希望了解那个时代。人们晚上不会一边往嘴里塞东西一边看电视，他们经常过节，人人互相友爱，互相欣赏。我希望结交那些进办公室前不用服药提神的朋友。”

接待小姐笑了。

“我非常理解您，先生。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您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她拿过一张登记卡开始填起来。

“先生，您考虑过注射疫苗吗？”

“疫苗？我又不是去第三世界国家，我很清楚！”

“没错，但是您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卫生……”

“我要去1666年的凡尔赛宫观看莫里哀亲自出演的《屈打成医》，又不是去缅甸丛林的沼泽地里打滚！”皮埃尔抱怨道。

接待小姐还想解释：

“可是，1666年，在法国，有很多地方还在流行鼠疫、霍乱、肺结核、口蹄疫。我想，您最好还是注射一下这些病的疫苗，不然，就可能会把它们带回来。这种预防还是很必要的。”

第二天，皮埃尔带着本盖满图章的小本子又来到了旅行社。

“必须打的、没必要打的疫苗我全打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接待小姐检查完所有的图章，然后递给他一个小旅行箱。

“这里有所有帮助您顺利完成旅行的建议，还得提醒您几点：每天吃颗雷索欣，千万别喝水。”

“那喝什么？”

“当然是喝酒啊！”一个浑厚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一个大胡子走进了旅行社。

“喝酒？”皮埃尔诧异地转过身来。

“这位先生说得对，”接待小姐接着说，“在1666年，最好还是喝酒。大麦酒，蜜酒，啤Ambroisie， 英语ambrosia， 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食品，专指精美的食品。……酒精可以消毒呀。”

第5节：穿越时空之旅(2)

“还好，那时候有些上好的烈酒”，那位顾客接着说道，“他们在造一种麦酒，你回来得告诉我造得怎么样了。”

皮埃尔有点疑惑地看着他。

“您已经去1666年旅行过了？”

“去过好几次啦！”大胡子回答道，“我经常在时空中旅行。请允许我作一下自我介绍：安塞尔曼?杜普赖斯。很高兴为您提供服务和咨询。我是个经验丰富的旅行家，那本《时空旅行指南》就是我的作品，我已经开发过不少时代了。”

他边说边坐了下来，目光渐渐迷失在远方。

“正如你所见，我是个专业的旅行家。我协助建造了埃及的克奥普斯金字塔。啊！当时工地的气氛多热烈啊！有个人特别滑稽，总爱说笑话，让你笑到站不住，非得坐到石头上不可。我还跟亚历山大大帝并肩骑过马，我亲眼见证了他攻打波斯时的阿贝勒斯大捷，他和他的将军们可能是同性恋，但跟他们的重装步兵一样，他们都令人闻风丧胆。”

“您选了路易十四时期？那可是个好时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得去尝个特色菜：雪鹀配老猎手推荐酱汁。您回来得告诉我味道如何。”

皮埃尔对这个大胡子还是将信将疑，他转过来面对着接待小姐：

“还有别的要注意的吗？”

“嗯。您将遇到那个时代的人们。不要给他们看见带有现代技术的东西，不要告诉他们未来的事情，不要承认您是个时空旅行者。如果遇到麻烦，立刻回来。”

“那该怎么做？”

接待小姐递给他一个计算器一样的东西，上面有些不同的按钮。

“您在这里输入您想要去的那个日期，然后按‘确定’，您就创建了一个量子交叉点，将您定位到要去的时间和空间。但是请注意，千万

不要输错您回来的日期。这个机器只能用一次，所以不能出错。”

“啊！千万别出错！”安塞尔曼又插嘴道，“不然就可能被困在过去了。我有些朋友就是这样。我试过好多次回去找他们，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挨个星球去找个人已经不容易了，何况是在时空里，还不知道位置。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接待小姐这时候递过一张黄色的纸片。

“您要不要买个时空旅行援助保险？”

皮埃尔仔细看着这张纸。

“这是什么？”

“保险。如果您遇到麻烦，会有急救队来救您。我们已经救助了不少困在时空里的人……”

“贵吗？”

“一千欧元。但是签了以后，您就万无一失了。我强烈建议您买这个保险。”

皮埃尔仔细地研究着每项细则。

“我也建议您买这个保险，先生。我每次旅行都买。”那个大胡子又说道。

第6节：穿越时空之旅(3)

“一千欧元，足足是票价的三分之一，就为买个保险！有点过分了吧。”皮埃尔暗自思量。平常那些普通的旅行他从来不买保险，这次干吗要买呢？说到底不就是一次消遣嘛！

“不，对不起，我不想买这个保险，太贵了。”

接待小姐眼睛朝上翻了翻，表示已经尽力了。

“真遗憾，先生，您可能会后悔的。”

“我已经决定了。还有别的要注意的吗？”

“没有了，您现在就可以出发了。”接待小姐递过红色的遥控器说，“在这里输入您要去的年代和地点。”

皮埃尔穿了身在电影道具店买的路易十四时期的衣服，随身只带了一个看不出年代的皮包，然后，他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输入年代，按下了出发键。

巴黎，1666年。

皮埃尔首先强烈感受到的就是气味。城市里到处弥漫着一股尿臊味，以至于他立刻就想按下返回键。但是，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小口呼吸着，再用一块手帕捂着鼻子，慢慢适应了这种气味。

第二个打击：苍蝇。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苍蝇，就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里也没见过，而且他也从来没见过城市的街道上竟然如此屎尿横流。他快步走入一条商业街，店铺外都悬挂着色彩鲜艳的招牌。修鞋店挂着一只大鞋子，酒馆挂着个大酒瓶子，烧烤店顶上则立着一只鸡。　商贩们大声吆喝着招呼他们的老顾客。所有人都说着古法语，对于皮埃尔这个一直期待聆听莫里哀语言的现代旅行者来说，听起来却更像是一种土话。

皮埃尔好不容易躲过了一个妇人匆匆忙忙从窗口倒出的一盆污物。天哪！他从来没想到十七世纪的巴黎有这么脏！还有那股尿臊腐烂味！不过想想也正常，没有排污系统，没有通到家里的自来水，没

有垃圾道，没有路政局。老鼠招摇过市，满大街都是没有圈养的猪，用鼻子拱来拱去，寻找食物。那时候的老鼠和猪就是街道清洁工。

街道狭窄曲折，皮埃尔觉得自己好像迷失在一个充满恶臭的迷宫里。

鞣革作坊里又散发出一股呛人的霉臭味。

皮埃尔想，总的看来，二十一世纪也不是一无是处。他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条宽一点的路，通向猎鹰峰的绞首架。终于找到个有名的地方了，终于有点旅游的意思了。那些被绞死的人的尸体上布满了乌鸦，他们的体液流淌着，滋润着曼得拉草生长。果真如此，那些传说都是真的……

皮埃尔用微型数码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回去之后肯定能让他那些朋友大吃一惊。

他沿着好像是通向市中心的路往前走，又找到了几处历史名胜：寺院广场，奇迹宫。他目不暇接，满眼满耳都充斥着那个时代的声音和景象。旅游终于变得有声有色了，如果没有这股难闻的味道，这次旅游几乎是惬意的。他在一个小酒馆休息了一下，喝了一大杯微温而且有点涩的啤酒，可惜那个时代没有冰箱，然后他又继续上路，想找个小旅馆过一晚。

第7节：穿越时空之旅(4)

结果他在一条小路上迷了路。周围的苍蝇越来越多，吸引苍蝇的不仅是人的排泄物和秽物，还有尸体。墙上刻着街名："割喉弄"。就在街名下面，有，确切地说，躺着一具尸体，嘴巴咧开，好像笑着，从左耳朵一直咧到右耳朵。

"快叫宪兵队！"他朝街上的行人大叫着。

有个人回答他，说的什么他也听不懂，肯定是古法语。还好，他早就预料到这一点：那个世纪的语言肯定很难懂。他植入耳朵的翻译器就起作用了。

"发生什么了？出什么问题了？"另一个人问。

他的翻译器告诉他怎么说去叫警察。刚一开口，那个接话的人就抡起一根钉着钉子的木棍，当头就给了他一棒。皮埃尔只看见那个人拿了他的皮包跑了，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姑娘正将绷带缠在他胳膊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她就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在他身上划了一道血印子。

"干吗呀？疯女人！"

她耸了耸肩。

"当然是给您放血啊。您当时昏倒在地，我把您一直拖到我家里，您就用一顿臭骂来表示感谢？"

她笑了起来，然后拿了一条湿布敷在他额头上。

"安静点吧，您还有点发烧呢。您不该在街上打架的。"

皮埃尔揉着脑袋……想起了他在割喉弄遭到了袭击……而且他的皮包也被偷了，里面还有，可以让他回到现代的遥控器！

他完全绝望了，意识到自己今后就只能被困在古代了。

慢慢地，他把目光移到了他的女监护身上。这个年轻的姑娘和蔼可亲，也有点魅力，但是皮埃尔还是强烈地感到不舒服。她身上散发着一种动物的气味。她肯定从生下来之后就没洗过澡。

“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姑娘问道。

当她说话的时候就更糟了，她的嘴里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恶臭，而且那一口黑黄的牙也实在让人受不了。她肯定不知道什么是牙膏，也不知道牙科医生，可能只知道拔牙，她可能这辈子就没刷过牙。

“您有阿司匹林吗？”他问。

“阿什么？”

“哦，对不起，我想说的是用垂柳树皮煎的药汤。”

她皱起了眉头。

“您知道草药吗？”

姑娘疑虑大增，死盯着皮埃尔，好像很后悔把他救回来。

“您不会是‘巫师’吧？”

“不是，当然不是。”

“不管怎么说，您是个怪人。”她皱着眉头强调。

“我叫皮埃尔。您呢？”

“贝俏妞。我是补鞋匠的女儿。”

“多谢您救了我，贝俏妞。”他说。

“啊，终于有点感激的话了。我给你准备了点蛋诺。主要成分有鸡蛋、糖粉、牛奶和肉豆蔻粉。。奇怪的陌生人，对什么都惊奇，其实您自己就挺让人惊奇的。”

第8节：穿越时空之旅(5)

她递给他一碗白中带黄的浓汤，没什么味道，里面漂着小面包块和萝卜。他把这碗浓稠的液体一口吞下去，之后再也不想喝茶或者咖啡了。

“自从您醒过来之后，您就好像被什么给缠住了。”姑娘又开口说道。

“我来自外省，那里的人都喜欢洗澡……”

“洗澡？您是说澡堂？”

她告诉皮埃尔这些清洁场所都变成了荒淫放荡之所。而且，贤人们发现，把身体暴露在污浊的空气下，热水会使皮肤产生裂痕。可能鼠疫就是由这些肮脏的澡堂引起的也说不定。

皮埃尔想，这样的社交场所必然招致教会的不满。

贝俏妞解释道：

“神甫先生不让我们去澡堂。他说一个虔诚的教徒是不应该去那种热气蒸腾又潮湿的地方的，那里就像是地狱。”

皮埃尔想如果他能回去的话，就十七世纪的卫生问题倒是可以做个博士论文。

“说的够多的啦，您现在得休息啦。”姑娘下了命令。

他一醒来就看见一些人把他围了起来，把他抓走了。贝俏妞告发了他，说他是巫师。他很快就被送到了监狱，扔进了牢房，里面还有两个人。

“您是为什么来这儿的？”

“巫术。”

“您呢？”

“巫术。”

“看来我们都是因为巫术被关到这儿来的。”

皮埃尔的眼光注视到其中一个狱友外套下露出的一个东西上。

“您有台照相机！”

“啊！您知道照相机？”那个人叫道。

“当然啦，我是从二十一世纪来的。你们呢？”

“一样。”

皮埃尔安心了。

“我是来度假的，结果不小心碰上了打劫的，真是倒霉，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最后，这里的人就把我扔到这个牢房里来了。”

“这么说我们三个都是时空旅客了。”第三个人说。

“是呀，不过他们把我们当成巫师了。”

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恐怖的叫喊声，三个人吓得瑟瑟发抖。

“我害怕。他们会怎么处置我们呢？毫无疑问，他们要把我们凌迟，直到我们承认跟撒旦定了协约。”那个有照相机的人叹息道，“然后，他们会把我们吊死在猎鹰峰上！”

皮埃尔恐惧地想，很快就轮到他自己的尸体来滋润那些曼得拉草了。那些吐着青紫舌头，脑袋上停满乌鸦的吊死鬼的景象不停在他脑袋里盘旋。如果遥控器没有搞丢，那该多好啊！他懊恼地晃动着拴住他的铁链，又用胳膊肘撞着生锈的铁栏杆。

第三个“巫师”看起来却很平静。

“您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担心啊。”皮埃尔关切地问。

“我签了时空旅行援助保险。如果三个小时以内我没有发回约定信号的话，他们就自动把我弄回去，而且应该就快到了。”

第9节：穿越时空之旅(6)

说话间，那个人就消失了，留下一堆空铁链，还有一缕青烟。

“我们的看守现在开始要把我们看得更紧了。”另一个游客一边说，一边拼命吹散那股烟雾。要是看守看见了，还以为是什么巫术。

皮埃尔咬着嘴唇，懊恼到了极点。

“如果接待小姐说的时候，我也签了那个保险……”

这时候，牢房的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进来了一个身材很高的人，戴着红狼式的眼罩。肯定就是刽子手了。但是皮埃尔却认识这张脸，还有这一脸的黑胡子！是那个旅行社里遇到的顾客，那个自称《时空旅行指南》作者的人——安塞尔曼?杜普赖斯！他来这儿干吗?过了一会儿，皮埃尔觉得可能是来救他的吧。但没时间多想了，那些人已经冲了进来，把他推向了绞首架，刽子手安塞尔曼也准备好要处决他了。

“您当时真该听我的劝告，”他在他耳边轻声说，“我确实是《时空旅行指南》的作者，为了给我的读者提供更好的建议，我随时准备进行各种体验，尝试各个时期的各种行业，而且我同时也是‘时空旅行援助保险’的营销服务人员。”

这个出乎意料的刽子手在他脖子上套上绳索，还抽紧一下。皮埃尔?鲁贝隆的性命现在就悬在他脚底下被他踩得晃来晃去的小凳子上。他闭上眼睛，接着又睁开来看看这个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

安塞尔曼又凑近一点，在他耳边低声说：

“‘时空旅行援助保险’决定针对在六月份——就是在夏季旅游旺季之前——出发的游客推出一个促销计划。当然包括现在这段时期。学生们还没放假，其他人就可以错开假期，避免高峰期了，您觉得怎么样？”

“确实，是个好主意。”皮埃尔结结巴巴地承认道。

“消费者就像巴奴日的绵羊，一到七八月份就会倾巢出动，而六月份呢，旅行社却几乎失业，马路上也空空荡荡的。”

“是呀，”皮埃尔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真丢人！”

“可是先生您，您选择了六月，真是个明智的选择，真可惜您没有参加‘时空旅行援助保险’！的确，我可以坚持要您参加，可是您要知道，我们有自己严格的道德标准，不可以强制销售。”

“一点没错。”皮埃尔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附和道。

“不然的话，旅游监督部门会找我们麻烦的。”

周围的人群已经开始在疯狂地呼喊：“巫师去死！巫师去死！”

“如果可能的话，”这位临时刽子手问道，“如果您现在死不了的话，明年您什么时候去度假？”

“六月，或者再晚一点，九月。您说得有道理，应该对那些笨蛋不喜欢的淡季实行优惠；而且，就像这次一样，我还是要避开七八月的高峰去旅行。”

这个刽子手，好像在他红色的眼罩后面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完全不理会周围迫不及待的人群。

“您六月出发，而且会参加‘时空旅行援助保险’？”

“千真万确，我绝对毫不迟疑。而且我还要告诉我的朋友们，不过对我的不幸遭遇当然只字不提。”

“时空旅行援助随时为现在以及将来的客户提供竭诚的服务，欢迎您！”

安塞尔曼郑重其事地将一个好像很贵重的东西递到了皮埃尔反剪在背后的双手里——一个标着数字2009的遥控器。皮埃尔按下确认键的同时也暗暗发誓：他奶奶的，管他什么时空旅行援助，这是他最后一次时空旅行了。明年他要预定一个蔚蓝海岸的酒店俱乐部，就在七月，跟所有人一样。

跟这些怪事彻底说再见。

第10节：符号控制

符号控制

加博瑞?内姆罗德平静地坐在一家诊所的候诊室里，尽管椅子并不怎么舒服。突然间，他发现对面墙上的一幅画正沿着墙面移动，接着，整面墙壁开始颤动、扭曲，直至完全消失。他周围的东西没什么看起来像是假的，但是，在原来墙壁的位置上只出现了一个厚厚的“墙”字，还带着括号注解：（厚度，50公分，内侧粉刷，外侧涂满水泥，用于抵御恶劣气候。）

这么一大串字母在空气中飘浮着。

加博瑞花了好几秒钟才定过神来，看清楚眼前的一切，而且还看到了以前被墙挡住的景象：马路和行人。他走上前去，试着伸出手穿过去，当他把手缩回来的时候，一切又都模糊起来，那堵墙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就是一堵普通的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墙。

加博瑞无奈地耸了耸肩，自言自语道：“幻觉，都是幻觉搞的鬼。”毕竟，他来诊所是为了治一直折磨他的偏头疼。他伸了伸懒腰，决定到街上去走走。

这些被它们名字取代的东西……还是挺奇怪的……

加博瑞?内姆罗德在一所中学教哲学，他记得好像上过一节关于词音和词义的课，他当时不是跟学生说如果一个东西没有被命名的话就不存在吗。他揉着太阳穴有些郁闷地想道：“也许大脑都快被这些哲学领域的问题给占据了。”昨天晚上，他还读了一篇《圣经》：上帝给了亚当命名所有动物、事物的权力……那么在这之前，一切都不存在吗?

卡博瑞很快把这个小插曲忘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但是一个月后，当他注视一只鸽子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两个字：鸽子，后面的括号里写着：（327克，雄性，羽毛灰黑色，叫声“多

——降调咪”，左脚微跛，用于装饰花园。）

这次，这些定义一只动物的字句在空中飘浮了二十多秒钟，卡博瑞伸手去摸，“鸽子”就立刻飞了，还拖着后面的括号和长长的一串解释，到了天上很高的地方，它才又重新变成了一只鸟，还跟着几只咕咕叫的母鸽子。

第三次奇遇发生在他家附近的社区游泳池里，就在他不紧不慢畅游的时候，他看到几个大字——“游泳池”，括号里写着：（注满含氯的水，供儿童玩耍以及成人健身。）

这就有点过头了，卡博瑞确信自己已经神经错乱了，他直接就去了一家心理诊所，可是就是在那儿，他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结束了诊断并拿了抗焦虑症药的处方之后，他在走廊的尽头看见了一面镜子，卡博瑞看见就在他站的地方，只有一个标签，上面写着：人类（高1?70米，65公斤，气质平庸，面有倦容，戴眼镜，用于检测系统错误。）

第11节：小心轻放(1)

小心轻放

“这是什么？”

“你的圣诞礼物呀！”

“噢！爸爸，你给我买了那个我跟你说的牛仔套装了吗？”

爸爸一时间有点犹豫。

“也不完全是……”

孩子飞快地跑到礼物面前，欢天喜地地拆着巨大的包装纸，在一大堆闪闪发光的纸啊，缎带啊之间奋斗了半天之后，他终于看见了一个纸盒子。

盒子上只写着“上面，下面”，旁边还标注着“小心轻放”。

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有点像水族缸的东西，缸里黑咕隆咚的，缸的外壁嵌着一块小板，上面标着很多刻度，还有好多奇怪的词：“聚变”、“重力”、“爆炸”、“浸解”、“热培”、“冷培”、“分散”、“高压”、“低压”、“雾气”、“闪电”。

孩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哇噢！太棒了！是个小化学反应箱！”

“你猜错啦，比那个要强多了。这是你一直做梦都想要的东西。”

听见这句话，孩子立刻恍然大悟：跟往常一样，这次的礼物说到底又是给爸爸自己准备的。其实每年圣诞节，爸爸都借给他买礼物的名义来满足他自己的梦想。

“这是个全新的玩具，比迄今为止所有的玩具都复杂，都贵好多。”

孩子半信半疑，上上下下地研究起这个箱子来。

“这是个热带鱼缸吗？”

“差不多了。”

“做大冰果泥的机器？”

“不是，你又猜远了。”

“那就是玩飞行小兵的玩具？”

“又有点接近了。”

其实，这个猜谜的游戏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好礼物了。

孩子的好奇心被吊了起来。

“那就是给洋娃娃做装饰品的机器？”

“又猜过头啦。”

“我不知道啦，不猜了。”孩子有点气急败坏地宣布。

“这是个创造世界的机器！”

小男孩露出了怀疑的神情，又是喜欢，又有点失望。

“你看这个盒子，‘完美宇宙小主人’，这可是个全新的玩具，你肯定会喜欢它的。”

第12节：小心轻放(2)

这个叫杰斯的小男孩拿出了配套的电线、变压器、电池等。

“好像挺复杂的嘛。”

“你总是跟我说，以前的那些玩具你玩一会就厌倦了，很快就把它们丢了，我想，这个‘完美宇宙小主人’应该可以让你玩得久一点了，运气好的话，可以一直玩到下个圣诞节也说不定。哎，我说，你没忘了什么吧？”

父亲一边说一边用食指指了指膝盖，微笑地等待着。

“忘了亲亲爸爸，呵呵。噢，谢谢爸爸！我觉得我肯定会喜欢它的，不管怎么说，我别的朋友都没有这个玩意儿呢！”

杰斯欣喜若狂，蹿到父亲身上，搂住他的脖子亲个没完。

“好啦，你自己看看说明书吧，我去客厅看看报纸。”

父亲说完进了厨房，用肯定的口吻对正在做饭的妻子说：

“我想他一定会喜欢这个玩具的。”

“他很难缠呢，你还不如给他买那套他要了好久的牛仔装。”

“所有的孩子都有牛仔装，但是有多少有个盒装小世界？”父亲反驳道，“我相信杰斯已经够懂事的了，他该明白这和那套衣服的区别，而且这个还更贵呢。”

他边说边笑了起来，事实上，他也很高兴能买个益智玩具给儿子。

妻子又继续问：

“商店里的人跟你说这东西卖得很好吗？”

“你是说这个‘完美宇宙小主人’？没有，这是新产品，可能我是他们的第一个顾客呢，因为售货员还特别跟我说，‘希望您能多多反馈意见，看看是不是跟广告上说的一样好玩。’”

他点上烟斗，打开报纸看了起来，可是耳朵却还听着儿子那边的动静，他儿子好像正打开那些盒子，捣鼓着里面的东西。十分钟后，

房间那头终于传来了杰斯的喊声：

“我不知道怎么弄啊！爸爸，快过来帮帮我呀！”

父亲叹了口气，嘟囔了几句，他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篇关于城市里闹鼠患的文章呢。儿子还在喊个不停，他只好合上了报纸，自我安慰着：不管怎么说，既然送了个这样的礼物，做点最基本的“售后服务”还是必要的嘛。

“哪里出问题了啊？”

“这个说明书我一点都看不懂，怎么玩啊？”

父亲翻了翻那本说明书，的确又是一本差劲的说明书，解释得极不清楚，图解又不知所云。他摘下眼镜擦了擦，仔细地研究起来。

“你看，要先把电源接上。你想要用电池还是直接插上电源？”

“用电池，爸爸。”

“好吧。”

父亲把十节九伏电池放进电池槽，又拿起说明书，翻到下一页“安装”。

“只要仔细看看就行了，不都写着了嘛！”

他大声念起来：

第13节：小心轻放(3)

“亲爱的顾客，谢谢您购买‘完美宇宙小主人’。在开始之前，您要把您的小宇宙设置好，然后这个玻璃缸里的小宇宙就完全由您来打理了。有几个问题一定要注意：首先，千万要避免把您的小宇宙放在风口，或者潮湿的地方，最理想的温度是19°C，一般来说，也就是您房间里的温度。”

父子俩看了一眼墙上的温度计，温度刚好，父亲又接着念道：

“其他保护措施：如果您家里养猫，最好用铁丝网把您的小宇宙围起来，在您的小宇宙还处于孕育期的时候，千万不能让猫碰到它。”

杰斯赶紧把家里的猫咪苏西赶到了走廊里。猫咪很不情愿地叫了一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主人总是为了一个新鲜玩意就把它赶出房间去。倒霉！它又不会去吃了那个小宇宙，不过，它知道杰斯很快就会厌倦那个玩意儿，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身边来，抚摸着它温暖的毛茸茸的身体的。

父亲还在一条条念着注意事项：

“不要把小宇宙放在柜子上边或者桌角上，它会掉下来。”

“虽然玻璃缸外壁很坚固，但也不要用榔头或者重物击打。”

“不要在您的小宇宙附近放很聒噪的音乐，诸如重金属摇滚之类。”

“时常放一点古典音乐有助于小宇宙的成长。”

“不能把小宇宙里面的任何东西拿出来放在外面。”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去搅动那些星星。”

“注意！小宇宙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食用。”

父亲跳过几行又接着念：

“只要装好电池，或者接上220伏的电源，您就可以开始您的小宇宙的进化了，就像在花盆里种下一颗种子一样，请您将一粒光放进盒子里开始创建您的小宇宙。”

“接着盒子里就会出现闪闪的火花，叫‘宇宙大爆炸’，如果没有这个‘宇宙大爆炸’就不会产生星星。这些您都可以通过一条引信来自行控制开始时间，每个盒子里都会配备一个引信和一根氢管，把引信放在玻璃缸外壁左侧，再把氢管放置在‘宇宙大爆炸’反应堆里。注意，只要一引发‘宇宙大爆炸’操作程序就再也不可以重来了，所以千万不能鲁莽行事。每次‘宇宙大爆炸’都会制造出一个小宇宙，所以进行这第一个程序的时候尤其要谨慎。”

“怎样才能弄出一个漂亮的‘宇宙大爆炸’呢？”杰斯问。

父亲又弯腰看了看说明书。

“要使氢管尽量完全爆炸，还要让引信正确指向中央。如果引信歪到边上，您的小宇宙就很可能会像颗熟透的无花果撞在玻璃缸壁上一样撞个稀巴烂了。这个效果可就不理想了。”

“我想试试！”杰斯迫不及待地叫起来。

第14节：小心轻放(4)

“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看完呢。”

可是杰斯自以为全明白了，立刻安放好了氢管。

“等下，再等一分钟，这上面还说要……”

已经晚了，杰斯已经向着玻璃缸的中心发射了他的小宇宙。

这次的爆炸非同小可，一声巨响远远超出了小小玻璃缸的范围，房间里的墙壁和窗户都在震动，墙上挂的画都掉到了地上，各种小摆设晃个不停，书橱里的书也都滚落到地上，乱七八糟地堆在那里。

住在楼上的人用脚跺着楼板叫楼下别吵了。

妈妈赶紧从厨房跑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她看见丈夫和儿子两个人无辜地站在一个大大的玻璃缸前。

她一手端着炒菜花的锅，叉着腰大声问道：

“刚才谁弄出这么大的声音来的？”

“他……他启动了小宇宙，我还没看完说明书，也不知道他弄的‘宇宙大爆炸’对不对。”爸爸急急忙忙说道。

妈妈凑过来仔细看了看那个黑色玻璃做的大方盒子。一丝光亮在盒子里慢慢延伸，如一株兰花在夜色中缓缓绽放，在花冠上，点点星辰闪烁，散发出温暖的光芒，好像在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这个刚刚孕育了它们的宇宙。

“噢，妈妈！真可惜，你刚才没看见，太漂亮了！我一按那个机关，里面就射出了一道火光，然后到处都是白色的粉末……”

妈妈着迷地看着这一幕。那朵光之花还在婉转延伸，就好像在无声地呐喊，一时间她觉得这朵花仿佛是不停地从最深处吐出隐藏的星星，繁星点点，闪烁着无穷的能量。

“好啦，爸爸宣布，你刚刚就创造出了一个小宇宙。”

“太好了！”

“但是注意，你的小宇宙不会自己进化，但也不会毫无章法地乱来，不然就会乱成一锅粥了。你得继续看着它，照顾它，你知道吗，这就有点像种小盆景，你得不断修理调整你的小宇宙，得花不少精力呢。”

妈妈用手摸了摸额头说：

“别提盆景了，才一个星期他就扔到一边枯死了，还有那只小仓鼠，居然喂它吃圆珠笔，结果中毒死了！说老实话，亲爱的，让他照顾这整个的小宇宙，对于我们亲爱的小家伙来说，任务似乎是过于艰巨了。”

“不会的，不会的，这次不一样，我保证会用心的。”杰斯马上保证说，“一言为定。”

“可是你每次都这么说。”

“噢，爸爸，你给我讲讲怎么照看这个小宇宙。说嘛，怎么做才对嘛？”

父亲又埋头钻研起说明书来。然后，指着小板上的几个小操纵杆说：

“说明书上说，通过上下调节这些发射器，你就可以在你的小宇宙里制造出能量场。”

第15节：小心轻放(5)

“那这些东西用来干吗？”

父亲看着儿子，他也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他抓着说明书使劲找着“能量场”的解释。

可是儿子却失去了耐心，刚才的兴致勃勃已经变成了现在半信半疑地撇嘴。

“噢，爸爸，不知道您给我这么个复杂的小实验室是不是个好主意。我觉得好像待在创造宇宙的学校里一样，要遵守各种各样的法则、规矩、方法，可是这是个游戏嘛！还不如电 动火车或者牛仔套装呢。那个电动火车，有车站，有小山，也是个小宇宙，对吗？”

儿子盯着黑色玻璃缸里那朵还在不停绽放的光之花。

而父亲呢，看着他的礼物这么快就失去了魅力而很不高兴，他有点抓狂地不停翻着说明书。妈妈则耸耸肩膀走回了厨房。

“你们玩够了就来吃晚饭吧，饭菜都已经凉了。”

可是父亲可不会这么容易就放弃。

“啊，找到了！‘能量场’：类似于钳子一样，可以作用于孕育中的小宇宙。参见‘动手操作’。”

父亲又在说明书里找来找去，额头上开始沁出了滴滴汗珠。

花那么多钱买的玩具只换来几分钟的热情，父亲有点恼火。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个错误，他高估了小杰斯，这个小家伙还没有足够的耐心呢。

“第一个动手操作：‘试着制造A号星。’”

厨房又传来了一个声音：

“亲爱的，来吃饭啦！我觉得你玩得比儿子还上瘾呢！”

“我得给他解释说明书。我们正在造A号星呢！”

小杰斯已经明白了怎样制造一个能量场来使氢气云团燃烧。他拨弄着那个操纵杆。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已经不错了。

接着他又知道了怎样汇聚这些火云来做出一个个光球，结果很快他就造出了一颗A号星。

“太棒了！”父亲及时鼓励道，他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于是，他又开始翻着说明书，念道：

“操作二：制造一颗行星。方法跟造一个A号星大致相同，但是要及时熄火，使它变成一堆固体，再慢慢冷却……操作三：创造生命。第一步，要聚合氨基酸来造一个细胞。”

父亲从试管中分离出几个氨基酸。他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剂量用一根吸管小心地搅动。然后，他把混合物轻轻倒在一个盒子里放着的一些小陨石上，它们立刻窜了出去，撞到了小行星上，撞碎了。

“哇噢！”杰斯叫道，“这些陨石就像精子似的钻进卵细胞一样的行星里去了！”

这个比喻吓了父亲一跳，但是他很快就想起今年儿子已经开始上生理教育课了。短短十分钟里，父子俩已经成功完成了前四个步骤。现在玻璃缸里被装饰得赏心悦目，有小行星们在飞行，还有点点色彩浮动，蓝色的、绿色的、黄色的……

第16节：小心轻放(6)

“该给你的小行星们都起个名字或者编个号啦，要不然就乱成一团了。”父亲心满意足地提醒道。

接着，他们又开始了下一个游戏：“操作四：创造意识。”

他们埋头干了几分钟，但是就是没法让他们的创造物有意识。“操作五”对于他们来说就完全超出理解能力范围之外了。

“说明书上说，如果你小宇宙里的动物不能拥有‘意识’的话，就要使用传递程序，也就是对着一个小麦克风说话，然后信息就会被翻译成它们的语言。”

这时候，妈妈忽然出现了，她暴跳如雷，让他们吃完饭再接着玩。热气腾腾的蛋奶酥已经凉得瘪了下去。她气呼呼地抱怨，生活当中不仅仅是玩，丈夫应该好好做出个有责任感的成年人的榜样，而儿子也应该想想他的功课。

父子俩很不情愿地暂时放下了他们的人工小宇宙，乖乖地进厨房吃饭。

一吃完饭，两人又立刻兴致勃勃地研究起怎么给他们的小动物创造意识。

可是还是没造出什么成果来。

“我们会不会创造了一个‘愚蠢’的世界？”杰斯叹了口气，又开始有点厌倦了。

辛辛苦苦忙了两天之后，还是什么结果都没有。小男孩彻底失去了耐心。毕竟，这个年纪的孩子都喜欢一些马上就可以玩得很开心的游戏，杰斯已经有好几次把手伸进小宇宙里去把那些小行星、小太阳捞出来放进嘴里咬了。反正它们又没有毒。但是，就是这样他还不称心。这些小行星味道咸咸的，至于那些小太阳就太烫了，很容易把嘴烫伤。

杰斯把小宇宙箱扔到了顶楼的储藏室里，跟别的被丢弃的玩具如游戏弹子、小木马、塑料小兵、气枪等等放在一起。

然后他又下楼去逗弄他的猫咪苏西了。

可是，在阁楼上，那个小宇宙还在继续进化。

也许是偶然，有只老鼠完全是出于好奇来到了这个箱子旁边，凭借着它锐利的眼光，它看见了箱子里细小的银河、群星，还有住在里面的一些小生物。在其他十来只老鼠的帮助下，它把杰斯的小宇宙箱搬到了鼠王面前，一只浑身留满爪印和齿印的老家伙。鼠王用鼠语宣布道："从现在起，我们就是这个被遗弃的新生小宇宙的新主人了。"

于是，在宇宙中某个地方，老鼠开始成为了人类的上帝。

第17节：宠物人(1)

宠物人

孩子们，大家家里都养过宠物人吧。我们把它们养在带小圆筒的笼子里，它们就会在里面不停地转啊转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养在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大玻璃缸里。

但是除了这些宠物人以外，还有一些没有被驯化的人，在水沟里，在阁楼里，繁殖着很多逼着我们要用“灭人剂”去消灭的人，不过我这里要说的可不是它们。

大家都知道，在有一个星球上还生活着一些原始的人类，它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到底存不存在，这个奇怪的星球就在33号通道附近。在那里，它们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它们建造了很多巨大的巢穴，还懂得利用工具，甚至还拥有一套通讯系统，当然，完全是采用它们特有的叽叽喳喳的叫嚷声。围绕着这个野人统治的神话般的星球，总是有一些传说，据说它们拥有能够毁灭一切的炸弹；又据说它们用小纸片当钱；还有的说它们会吃自己的同类；甚至有的说它们在海底建造城市。为了正确区分这些传说和事实，我们的政府从12008年起就派出了一些隐形探索者对它们进行研究（这就是著名的研究课题《不了解，不妄杀》）。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就大概来了解一下这些不为人知的研究。

提纲如下：

→居住在地球上的野蛮人；

→人类的习俗以及繁殖方式；

→怎样在公寓里饲养人类。

居住在地球上的野蛮人

1?哪里可以找到它们

人类几乎遍布于我们星系的每个角落，但是它们惟一得以自主发展的地方就是地球。这颗星球在哪里呢？其实并不难找，通常出去度

假的时候，你就有机会看到这颗小星球了。为了避免假期的宇宙大塞车，我们常常会选择走33号通道，虽然这条路有点绕远，但是路况会好很多，就在707号大道附近，稍微减速一下，就可以看见一个暗黄色的星系，发着微弱的光芒，请停好飞行器，再走近一点。

可以看见，在这个星系的左边，有一个陈旧老化的太阳系，地球是其中惟一还有生命迹象的星球。

至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人类能够游离在所有文明之外自由发展了：一个在宇宙空间里几乎被遗忘的角落，谁会想到去那儿打扰它们呢。另外，据说这个太阳系还是偶然被发现的，有一次有个游客的飞行器正好在那儿坏了，就到处寻找帮忙，这样才发现了它。

地球表面大部分都是蓝色的，周围还包裹着一层白色的蒸汽，它是由大量的氧气、氢气和碳构成的，也正是这种神奇的构造，促成了地球上植物的生长和海洋的形成。

2?怎样识别人类

拿个放大镜，让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这种奇特野生生物的标本：它们头顶上都长着浓密的毛发，皮肤有的是粉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还有的是棕色的；爪子上有很多指头；人类主要靠后腿来保持平衡，臀部稍微后凸，身体上有两个孔用来呼吸（主要是氧气），两个孔用来辨别声音，还有两个孔用来感知光线的变化（克瑞格试验：如果用一块布蒙住人类的眼睛，它就会变得踉踉跄跄）；人类没有任何适用于黑暗里行动的雷达装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在夜间的活动没有在白天那么灵活（布容斯实验：把一个人放进一个盒子里，盖上盖子，过一会儿，它就会绝望地嚎叫。结论：人类惧怕黑暗）。

第18节：宠物人(2)

3?怎样在地球上找到人类

有好几种方法可以把它们找出来。如果是晚上的话，可以跟着灯光，白天的话就跟着烟雾，也可以定位它们的公路，很好找，我们的飞行器一登陆地球就可以看见那些粗粗的黑线。

有时候，在森林里也可以发现一些人类，他们在那儿干一种被他们称为露营的活动，这种一般是叫做农民的人类，或者叫做童子军的人类。

还有一些旁系的人类：水生族，它们长着蹼状的黑色的脚；飞行族，它们背上长着巨大的三角形翅膀；吸烟族，它们不停地从嘴里吐出浓浓的烟雾。

4?怎样接近人类

千万千万记得别吓着它们！别忘了地球上的野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大多数人已经确信，在它们的太阳系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它们觉得自己是宇宙中惟一的生物，我们中有一些试过在它们面前现身跟它们交流，结果每次都搞得很惨：它们……居然被吓死了。

别讨厌它们。

对于地处如此偏远的动物，审美观当然也跟宇宙中通行的标准大相径庭，它们觉得自己很美，而觉得我们看起来很可笑！

再看看那些我们见过的马戏团里的人类，为了模仿我们而化皱纹妆，还努力学我们的姿势动作，和他们真是形成鲜明的对比啊！……

还有些我们的同伴试过乔装改扮后再现身，这样确实避免了吓死人的致命效果，但还是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误会，所以最好还是避免跟它们直接接触。

注意：尽管它们很原始，但是在森林里，我们也要当心不要被它们布下的叫做“捕熊器”的东西夹住。

人类的习性以及它们的繁殖方式

1．求偶方式

当发情期到来的时候，人类就开始展示它们的求偶方式了。大家都知道，孔雀是通过雄性开屏来求爱，而人类则截然相反，不是雄性，而是雌性把自己打扮得色彩缤纷，花枝招展，由于女人们不长羽毛，又没有肉冠，更没有可以鼓起来的嗉囊，所以她们就把花里胡哨的布条缝起来裹在身上，用来吸引男人们的注意。

令我们费解的是，女人们把身上某些部位裹得严严实实，却又把另一些地方大片大片地露在外面。为了增强吸引力，她们用鲸鱼的脂肪涂满嘴唇，把炭粉抹在眼睑上，最后，她们还没忘了在身上洒上从别的地球生物性腺里偷来的香料，比如从原山羊的身上提取的麝香等等。她们甚至偷花的性腺来提取广藿香、薰衣草香或者玫瑰香。

在发情期的男人呢，他们嘴巴里就发出很多“咕咕”的噪音，还同时拍打着一块绷得紧紧的皮革伴奏。它们管这个叫什么“音乐”。这种做法跟蟋蟀很像，但通常得不到什么实际效果，因此，换它们的说法，男人的招式就是：往头发上抹猪油（发胶），或者把钱包鼓得像嗉囊一样。最后一招被证实有效得多。

第19节：宠物人(3)

2．约会

雄性和雌性的人类一般都会在特别为约会而设的场所——“迪厅”见面，这些地方通常都是光线昏暗，声音嘈杂。光线昏暗是为了让雄性辨别不出雌性的外貌体形（他只能闻到广藿香、麝香或者玫瑰香），而声音嘈杂则是为了让雌性辨别不出雄性的意图，她们只能用手来摸摸他的钱包鼓不鼓。

3．繁殖

野人们又是怎样繁殖的呢？通过活体观察试验就可以揭开这个秘密了。雄性凭借其身体上一个小小的延伸部分进入雌性体内，而其大小正好跟雌性体内的承接器相吻合，当两者完全结合以后，雄性就开始不停扭动身体，直到他体内的种子被释放到雌性体内。

4．妊娠期

人类属于胎生，它们不会产卵，所以雌性通常需要在肚子里孕育幼仔九个月。

5．巢穴

它们的巢穴都是用钢筋混凝土造成的，为了使那些墙壁更坚固，就用泡沫和纤维板覆盖在外面。它们还搜集了各种各样的立方体放在巢穴里，有的会发光，有的会发出声响，人类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巢穴后，就会一头扎进沙发里不动了，只有嘴巴里还发着哼哼唧唧的声音。

通常雄性人类回到巢穴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可能是为了排出外激素，雌性要做的第一件事则是吃巧克力。

6．人类习性

地球上的人类有一些很具异域风味的习性。夏天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往气温低的地方迁移，这种迁移通常非常缓慢，它们把自己关在一种金属盒子里，然后缓缓向前挪动（沃姆斯试验：如果把一个雄性

人类放在车厢里一段时间，他再出来的时候脸上就会长满毛发）。人类还有一个习性，那就是每天晚上，它们都会打开一个会散发蓝光的盒子，然后就坐在盒子前面一动不动，就这样度过好几个小时。我们的研究人员最近正在研究这个奇怪的行为，认为很可能就像蝴蝶一样，人类会被这种光蛊惑。

其实，它们最奇怪的习性可能还是每天都会成千上万地挤在没有氧气的地铁里，然后一动都动不了。

7．战争

人类喜欢自相残杀（格拉克试验：把60个人放在一个盒子里，只喂很少的食。最终它们就会自相残杀，残酷到令人发指的地步）。通过枪炮声我们很远就能定位它们的战场。

8．交流

人类主要通过声带振动交流，并且通过蠕动舌头来变换音调。

怎样在家饲养人类

1．采集

采集一些人类标本回来慢慢研究是个很有用的办法，如果把它们养在盒子里的话，别忘了在盒子顶上开几个孔，不然小人儿们就会慢慢死掉。一定要记得，它们需要氧气。

2．怎样繁殖人类

第20节：宠物人(4)

如果希望我们养的小人儿繁殖的话，就要注意成对挑选了，即选一个雄性和一个雌性。为了确认你拿到的是不是雌性，可以注意看她是不是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是不是有长长的头发。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也有些雌性没有长头发，可有些雄性又有。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准确判断呢？其实我们只要把一只触手放进盒子里，如果它发出又尖又细的尖叫声，它就是雌性的。

3．如何喂食

通常人类比较喜欢吃水果、叶子、根茎，还有一些动物的尸体。但是它们很麻烦，因为它们并不是吃所有的水果、叶子、根茎，也不是所有动物的尸体。最简单的方法是喂它们吃开心果，随便哪家宠物人店都有开心果贩售机，也可以喂些湿润的格拉普纳维作者杜撰的词。碎屑，那它们就能好好享受一番了。注意：如果我们忘记给一群人喂食超过十五天，它们就会自相残杀，死个精光（参见格拉克试验）。

4．温室

人类的人工巢穴叫温室。这可以在宠物人店买到，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但是特别要注意（这话说了多少次，都还是不够），必须要在顶部做些小孔，让它们能够呼吸。同时不要忘了注意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在什么温度下人类可以更好地繁殖呢？当温度在七十二约卡茨作者杜撰的词。度下时，我们可以看见它们开始脱衣服取乐了。它们看起来很自在，很幸福，然后就开始大量繁殖了。

注意，当温室里人数变得过多的时候，就必须扩大空间，或者把雄性和雌性分开。

最后，最好把温室放置在别的宠物碰不到的地方，特别是那些克隆克斯，一旦它们得以打穿温室的盖子，那些可怜的小人儿们就没命了。

5．人类可以食用吗

好像有的孩子会吃掉它们的小人儿，当我们向克瑞格博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认为，理论上人类本身并没有毒，但是由于地球上的野生人类食用大量的肉（它们很喜欢食用动物的尸体，不管生的，熟的，甚至是开始腐烂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当心它们受到地球病毒感染的可能性。

6．可以教它们技能吗

当然可以，但是必须要有耐心。有些聪明的孩子教会了它们搬小木块，甚至教会了它们做一些高难度的跳跃，只要每次成功的时候给它们奖励就可以了。可能有的孩子会这样想："人类有时候也像我们一样聪明啊。"说到底，对它们要求也不用太高吧……

7．如果对宠物人厌倦了怎么办

就像其他玩具一样，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会对当初渴望的宠物人感到厌倦了。（当一个孩子说："给我买个宠物人吧，妈妈，我保证会好好照顾它们的！"就要知道他最多也就照料它们四天。）最简单的反应就是把小人儿扔进洗手池、垃圾桶或者水沟里。在以上三种情况下，如果它们被抛弃之前没有死掉的话，这些已经被驯服的小人儿就会跟水沟里的人类重新接触。然而被驯服的小人儿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它们过于"柔弱"，最后还是会被跑得快得多的水沟人淘汰、追杀，最后死掉。所以，就这样把我们的小玩伴抛弃掉是不对的。

综上所述，我们强烈建议那些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孩子，把你们的宠物人送给那些比较贫穷的孩子，他们肯定会高高兴兴地把你们的小人儿饲养下去。

第21节：大树(1)

大树

昨天晚上的电视新闻真是让人难以忍受。

随后我一夜无眠。

好几次我都从噩梦中惊醒，身体灼热。

后来当我终于又沉沉睡去的时候，我梦见了一棵大树，枝条快速地向天空中伸展。

树的枝干越长越粗，互相缠绕着；树皮爆裂，发出哔哔啪啪的声音。树叶不断长出来，变大，枯萎，又飘落，把位置让给了长出的新芽。

靠近一点，可以看见树上密密麻麻爬满了黑色的小点。

这些小黑点并不是蚂蚁，而是人类。再靠近一点，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婴儿蹒跚爬行，然后慢慢站起来，变成儿童、成人，最后又衰老。在他们身上，时间也加快了。

一群群的黑点越聚越多，在巨树上蜿蜒而行。随着巨树的长大，人群也在不断壮大。他们组成一条条黑线，在枝叶上来来往往，有时候会停一停，等着新树枝长出来。他们一直爬到树叶边上，又努力往叶片中间挤。有时候，树叶掉下来，上面的人也就一起跟着掉了下来。

就因为昨天晚上梦到的这棵树，早晨醒来我就开始遐想。

也许历史的长河中真的存在轮回吧……

我们是不是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未来学家们已经对一些假想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他们发现：

每隔11年，会有一次星际活动异常活跃期（他们把这个解释为太阳表面黑子运动）。

每隔7年，股市会大跌。

每隔3年，会有一次生育高峰。

毋庸置疑，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但是预见未来又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总结过去的教训就可以避免将来的灾难……

可不可以通过研究进化曲线的逻辑性或者是偶然性，来预见以后的一些状况……

长期以来，专家们对于地球上人口的快速增长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每次他们都宣称形势并没有那么严峻，因为我们已经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可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粮食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因为过度使用化肥已经导致土壤板结和贫瘠化了。这样的土壤还足以养活每十年就翻一倍的人类吗？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因此而面临一场战争？为生存而战……

我们可不可以把所有的因素都组成个方程式？也许这样就可以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今天早晨，我想召集好多不同知识领域的男人、女人；社会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科幻小说家、天文学家，把他们都聚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成立一个俱乐部：先知俱乐部。

第22节：大树(2)

这些学者聚在一起，融合他们所有的知识和直觉，然后种下一棵大树，它将汇聚未来发展所有的可能性，关于人类的、宇宙的，还有关于良心和道德的。

他们可以各持己见，互相争论并不重要，甚至还可以犯错误。有没有道理并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都记在树叶上，而且不带任何主观意识的评价。所有这些信息将会组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包含了所有对于未来的设想。

树叶上将会写满："如果发生了世界大战"、"如果气象台系统失常"、"如果我们开始缺乏饮用水"、"如果我们利用克隆技术来制造免费劳动力"、"如果我们可以在火星上创建一座城市"、"如果一种肉会让所有吃了它的人和动物都感染上疾病"、"如果人脑可以直接和电脑链接"、"如果放射性物质开始侵蚀在各大洋里游弋的核潜艇"等等。

当然有些树叶也会载着比较轻松的话题："如果重新开始流行迷你裙"、"如果提前退休年龄"、"如果减少工作时间"、"如果降低汽车排放污染标准"等等。

我们将会看见，在这棵大树上，代表我们未来种种可能的枝叶不断伸展。

我们还会看见，新的设想涌现不止。

这些推测和假想并不是为了"预言未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有利于将诸多事件发展逻辑地连贯起来。

然后，通过观察这棵大树，可以得出一个我称之为"VMVVoie de Moindre Violence?"最低损害途径"的法语缩写。"的结论："最低损害途径"。　也许某个决策现在看起来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更远的未来却可以帮助避免一场灾祸。

这棵树还可以帮助政客们战胜对于失信于民的恐惧，抛开美丽的诺言，更加脚踏实地地做些事情。他们可以这样说："这棵大树告诉我

们：如果我现在这样做，虽然会立刻引起一些负面效果，但是在未来我们可以避免某种危机。相反，如果我现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我们将来就可能面临巨大的灾难。”

至于民众，他们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麻木不仁。他们会理解，会考虑到他们子孙后代的幸福，从而不再采取肤浅过激的反抗举动。

也许那些一直难以实施的环保措施也可以变得更易于接受。

这棵大树不仅肩负着探寻“VMV”的使命，而且还是我们对后代子孙的承诺：要给他们留下一片可以生存的土地。

这棵大树将帮助我们做出更理智的决定，而不是情绪化的结果。

这棵大树将会枝繁叶茂，根深蒂固。如果一定要描述一下它有多高大，我只能说它是“绝云气，负青天”了。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我想到用一个电脑程序来实现这棵大树的所有枝叶，　而且还要可以直接访问这些叶片。

我想也许可以利用一个类似于电脑棋类游戏的程序，就好像下棋时可以提前几步就推测到对手可能要走的棋路，同时给出应对方案。

同样的，只要往程序里输入一个“可能性”，电脑就会自动计算出跟别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比如，点下“如果减少工作时间”的树叶，它会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叶片，或者被影响的也可能是“如果迷你裙重新流行”的叶片？

今天早晨，我想象着这棵大树已经在一个岛上的大房子里生根。屋子中央有一台电脑，周围有很多的会议室、讨论室和休息室。各种专家们将会很荣幸地被邀请到岛上来度假，顺便用他们的知识来浇灌这棵树。

一想到有这些探索者在为将来后代们减少暴力，维持和平而努力，我就由衷地感到高兴。

好了，这就是我突然想出来的一个主意。我想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然后再试着想点别的主意吧。

第23节：想独立的左手(1)

想独立的左手

我叫诺贝特?佩迪洛林，是个便衣警察。一直以来，我都坚定不移地认为我是我身体的绝对主宰。可是有一天，我遇上了一个“麻烦”，情况有些令人不安：我的左手开始有些不听使唤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要独立的。灾难开始于那天我想挠挠鼻子的时候。

通常我是用右手挠鼻子的，可是当时我右手恰巧捧着本书，所以很自然，我想举起左手来挠，可它居然一动不动。我压根儿没在意，又用右手挠了挠鼻子，就像往常一样。

噩梦却开始连连不断。有一天，当我开车的时候，我正忙着用右手换挡，左手却自作主张地离开了方向盘。车立刻斜冲了出去，我慌忙用右手紧紧抓住方向盘，刚好来得及把车转回正道。后来，吃饭的时候，左手又不肯拿勺子，结果我就只好用一只手笨拙地吃意大利面。

我的反应再简单不过了：跟它谈谈。

我直接对它说：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哪不对劲啦？”

它既没有嘴巴，又没有耳朵，当然不能回答我，可是比它开口说话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它指了指我的右手，更确切地说，是指了指我右手腕上戴着的一个银手链！难道说我的左手嫉妒我的右手了？

我半信半疑地用牙齿将右手腕上的银手链取下来，再戴到左手腕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在疑神疑鬼，但是好像从那以后，我的左手又乖乖地听话了。我鼻子痒的时候，它不用我说就会去挠挠，我开车用右手换挡的时候，它也牢牢地握紧方向盘。从此以后，它又是一只温柔又有教养的手。

第24节：想独立的左手(2)

接下来的一切都无比顺利。可是有一天，我的左手又蠢蠢欲动地想独立了。那天我正坐在歌剧院里看歌剧，它就忽然莫名其妙地打起响指来，在周围观众的嘘声中，我无比窘迫地逃到了剧场外面。它居然还拒绝跟我解释刚才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粗俗的举动。

然后，我的左手就无时无刻不在激怒我了。它做出很下流的姿势，不停地在我裤子口袋那儿进进出出；扯我的头发；还不肯好好让右手给它剪指甲，反倒把我脸上划了好几道口子。更过分的是，趁我睡着的时候，它居然把两个手指头塞到我鼻孔里，要不是我及时醒过来，我就要窒息了。

但是我从没有想过要向它做出任何让步，可我的左手却似乎要让我明白点什么，不依不饶地要引起我的注意。我们可以对一个可恶的敌人毫不留情，可是当你的对手是个天天躲在你的裤子口袋里耀武扬威的家伙的时候，我敢跟你打赌，它绝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接下来几周发生的事情更让我终生难忘。我的左手居然发展到在超市里偷东西！面对着那些虎视眈眈的保安，我恨不得当场挖个地洞钻进去。可是它还嫌闹得不够，居然把偷来的水果在超市门口的保安眼皮底下掂来掂去。幸好我的警官证救了我一命，要不然我永远也脱不了身。

更过分的事还在后面。我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左手会假装不小心地打碎人家的小雕塑、小摆设。在我用右手端着茶杯，优雅地喝茶的时候，它就趁机伸到最循规蹈矩的女人的裙子下面，或者去摸陌生女人的胸部，因为这个，我没少挨耳光，可是每次我的左手还报以一个猥亵的手势。

最终，我不得不把我的烦恼告诉了我的朋友郝纳利?帕达特，一名精神分析医生。他回答我说：“这很正常。”

在我们的头颅里，左脑和右脑是对立的，左脑比较理智，而右脑则比较情绪化；左脑偏向于阳刚，而右脑更女性化；左脑注重意识，而右脑相信直觉；左脑使行为井井有条，右脑就容易导致乱成一团。

“可是如果是左脑掌管秩序，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左手在不停作怪呢？”

“因为两个半球掌管的区域是相反的。就是说，你的右眼、右手、右脚等等都是你的左脑控制的，反之亦然。你的潜意识，也就是右脑负责的，由于长时间受到忽视，于是就努力要引起你的重视。通常，这种举动会具体表现为突发性歇斯底里、勃然大怒，或者也可以是艺术灵感迸发。被压抑的右脑就是通过这些方式来自我表达的。而你呢，情况则有点特殊，你的右脑通过左手的革命来表达它的挫折感。这很有意思。如果把你的身体比作一个很大的国家，那么就好像有个地区想自治。在法国历史上，就有过旺代省独立运动、布列塔尼自治运动、巴斯克地区自治运动、加泰罗尼亚自治运动等等。这些都牵涉到一个内部机构的政策问题，再正常不过了。”

第25节：想独立的左手(3)

原来我的问题还有心理学的科学依据，我总算有点安心了。但是跟这个“叛乱地区”有关的麻烦与日俱增，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工作。

在警署里，我的左手不停地把玩着我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枪套，在我的工作报告上乱涂乱画，把划着的火柴扔进堆得满满的废纸篓里，它还竟敢扯我上司的耳朵！

我不得不问问它究竟要弄到什么程度才能称心。比如说，是不是又想要右手上的那个戒指。我的左手抓起一支笔来，艰难地写道（我是右撇子，也不会左右开弓）：“我们来签个协议。”

我不是在做梦吧？跟我的左手签协议，跟与生俱来的左手签协议？！手，就是我的东西，跟已经属于我的东西谈判？门都没有！我的左手，过去是我的，现在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它好像听见了我的心声，于是我干脆直接问道：

“你想要什么？”

它又拿过笔写道：

“我要有我自己可以支配的零花钱，以我自己的方式生活。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保证会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与其向它妥协，不如我来采取绥靖政策。我来到了美甲中心，一位甜美的年轻姑娘用她温柔的双手给我的左手做了个全面细致的护理，它现在看起来神采奕奕的了，指甲也重新焕发了光彩。我这只反叛的左手现在似乎是完美无瑕的了。可是，这个关切之举并没有满足这个禽兽，只要一有机会，它就写：“签协议！不然就破坏！”

我绝对不会向这个威胁低头的。于是乎，我的左手忽然有一天卡住我的喉咙想掐死我，我的右手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拉开。从此以后，我明白了一件事：我的左手是个危险分子。可是，我也不是好惹的，于是我警告它：

“如果你再为所欲为的话，我就把你给砍了！”

毫无疑问，对于这个主意，我自己都很难笑出来，可是我更不愿意永远生活在一只失控的左手的阴影里。为了证明我的决定给它看，我把它套在了一只滑雪手套里，这样它应该能安静点了吧？谁知一点都没用。我只好又亲手给它做了个橡木套子，它不得不蜷成了个拳头缩在里面。就这样过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就感觉到左手心有点湿漉漉的，它垂头丧气，哭过了。是呀，对于一只不听话的手来说，蹲监狱确实过于残酷了一点。不过这下它总该明白到底是谁在这儿说了算了吧！

“我，诺贝特?佩迪洛林，毫无争议，是我从头到脚每一根骨头的拥有者，所有器官和血管的主人，荷尔蒙和胃酸分泌的惟一负责人，血液循环和脑电波的仲裁。我当然是我身体的主人，这个称号是天生的。所有的分裂企图，不管来自哪个部分，都将遭到暴力镇压！”

第26节：想独立的左手(4)

我像个联邦制拥护者一样庄严宣称。

我把可怜的左手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差不多过了半个月，它一直都老老实实。然后，有一天它抓过一支粉笔在墙上写道：

“自由，平等，协议。”

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那干脆把选举权也给你吧，左手投左派，右手就投右派！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把它封在了石膏里。关你禁闭！别人问我怎么了，我就简单地回答说滑雪的时候摔伤了。左手开始局促不安了，夜里，可以听见它用指甲忧伤地划着石膏内壁。有志气！最后我还是不忍心，就把它给放了。重见天日的那一刻，我感觉到它激动得有点微微颤抖。

从那以后，我必须要承认，我的左手无可指摘。我又开始了正常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切都被颠覆了。我正在调查一起凶杀案，有个超市的售货员昨天晚上被人掐死了。这起凶案很残酷，凶手的动机并不是打劫，因为就在旁边，塞得满满的钱柜大开着。我搜集了现场的指纹，然后一一拍照，拿回实验室分析。结果使我大吃一惊：我最终辨认出这些指纹居然是我左手的！

调查拖了很长时间。我小心翼翼地进行，因为我可不想最终“束手就擒”。可是调查越深入，就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就是我的左手干的！而且，在调查的过程中它还越来越洋洋得意，就像在嘲弄我。它在桌子上像弹钢琴一样来回敲着手指，似乎在说：“你不是想打仗嘛，好啊，现在就打！”

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我的左手是怎么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把我的整个身体弄到作案现场的呢?

我问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都一口咬定说那天晚上在凶案现场附近见过我，当时我用左手拄着一根拐杖。这只卑鄙的“肢体末梢”用一

个拐杖把熟睡的我搬到了现场，这可能吗？绝对不可能！我的手腕还承受不住我这身85公斤的肥肉。而且到目前为止，这场独立运动还没波及到我的手腕。

我又咨询了一位医生，结果他说我得了一种很罕见的病。他想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事，还想就我的病情做个博士论文。我拔腿就跑，而我的左手却不断地去抓途经的门来跟我捣乱。

一回到家，我就开始直截了当地盘问我的左手，只要它一答非所问，我就拿把铁尺狠狠地打它。当然，起初它还想负隅顽抗，不停抓过笔啊、橡皮啊没头没脑地往我脸上扔，但是我很快就把它绑在了桌腿上，然后用一本厚厚的电话黄页拼命揍它，直到它最终同意写字承认。我们警察拷问犯人的时候，当然要尽量避免使用暴力，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得用点手段才能使他们开口。

我的左手终于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它拿支笔写道："是的，是我杀了超市的售货员。你再也不在意我了，我只好这样来吸引你的注意。"

第27节：想独立的左手(5)

“可是你是怎么把我整个人都搬到作案现场去的？”

它接着写道：

“被封在石膏里的时候，我很痛苦，但是也有了充分的时间来酝酿这个计划。我用了催眠法。在你睡着的时候，我把你掐到半醒，然后我就拿一个摆坠在你眼前晃，你就被催眠了，接着我在本子上写什么，你就照着做什么。甚至右手都一直乖乖地托着本子。我在本子上写：‘去超市’，你就去了。当时那里就剩一个女售货员在算当天的账。她就一个人，对我来说简直是个绝好的机会。我一把抓过去，你紧紧跟着，然后我就掐紧了她的脖子。”

太恐怖了！我永远也解释不清事情的真相了，谁会相信我说我的左手因为失宠就杀了人。

我犹豫了很久，该不该惩罚我的左手呢？

我是不是要一直咬左手的指甲直到咬出血来？

我把它举到眼前，细细端详。它很好看，我的左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只很舒服的手。它能灵活地夹东西、托东西、切东西。所有的手指都很有主见，末端变硬的指甲还可以用来挠痒，用来切断纤维。多亏我的双手，我才能又快又好地打好我的报告，可以尽情游戏，可以洗澡，可以翻书，可以开车。我欠它们太多了。一样东西总是在失去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它的不可替代。我的双手是造物主的奇迹，任何机器人都无法与之相媲美。

我需要我的双手，当然包括这只反叛的左手。

我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多个朋友总好过多个敌人。这只手，不管怎么说以前一直对我很有用，以后也将一直很珍贵。它想要独立，也不错啊。这样我随“手”的想法，直到有第二种不同意见……终于，我同意在跟左手的协议上签字了。

从今以后，我的右手代表我的利益，而左手则代表它自己的。在我们协议的主要条款中还规定，我定期给左手零花钱，每周还要给它做一次美容护理。作为对我的回报，它会尽心尽责地参与我身体各部件之间的协调工作。比如，我清晨慢跑的时候，它会兢兢业业地摆动，保持我身体的平衡；而当我弹吉他的时候，它也会配合右手演奏优美的乐曲。而且，作为我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还同时享受到所有的福利：恒温供暖、血液循环、与全身各器官相连的疼痛预警系统、日常清洁、保暖手套和保护手套等等，外加每天九小时的休息时间。

实际上，我从此还有了个重量级的盟友，它无论何时都会陪在我身边，永远对我忠诚。而且，还是在它的建议下我才下定决心辞了警察的工作，开了家自己的私人侦探社“MGVA”，全称就是“左手和佩迪洛林侦探社”。

有的人可能出于嫉妒，会说些什么，诸如侦探社里我的左手大权独揽，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它定的，等等。这些话肯定是被憋在那些黄牙臭嘴里大半天才变成这样的，他的嘴不会是得了幽闭恐惧症吧？他的嘴可能也想独立，就像我的左手一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

第28节：隔绝(1)

隔绝

“从你一生下来开始，所有的一切就都已经在你的脑子里了。你要做的就是向别人传授你的知识。”

他的父亲是这样跟他解释的。

所有一切都在我脑子里，所有一切都已经在我脑子里了……

他原本一直以为只有通过在旅途中不断积累才是了解这个世界的有效途径，但是，他还用去不断发现他已经知道的，或者早就该知道的东西吗？这个念头一直困扰着他。所有一切都已经在脑子里了……什么都不用学了……自己给自己揭示所有的奥秘……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孩已经是一个圣人了，这可能吗？一个还在腹中孕育的胎儿已经拥有了渊博的学识，这又可能吗？

古斯塔?鲁博莱医生远近闻名，已婚，两个孩子的父亲，邻居们都很尊敬他。但是，就是这个小小的念头，这个不经意闪过的念头把他弄得不得安宁。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苦思冥想，再也管不了其他的事情了。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在我的脑袋里了，所有一切。”他不断地自言自语，“也就是说，活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想起了赫丘里?波罗，那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神探，他穿着拖鞋，坐在沙发上就能破解一桩桩迷案。古斯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长时间。妻子很尊重他的这种心路历程，为了不打扰他，悄悄送来了饭菜。

“亲爱的，”古斯塔叫住她，说道，“你知道是什么在困扰我吗？活着根本没有意义。什么都学不到，一切只是在重复学习已经知道很久的东西。”

她轻轻坐到丈夫旁边，温柔地对他说：

“请原谅，古斯塔，但是我不是你。我上学的时候，学习历史、地理、数学，甚至体操。我还学了自由泳、蛙泳。后来我跟你结了婚，又学到了夫妇间该如何相处。接着我们有了孩子，我又学习怎样教育他们。在经历这些之前我一无所知。”

古斯塔心不在焉地嚼着一块面包，一边说道：

“你确定吗？你不觉得吗，只要认真地自省一下，哪怕不出这个房间，你都可以更新你所有的知识？我个人觉得，就这几天时间，在这个房间里，我已经领悟到了绕地球两圈才可以学到的东西。”

妻子忍不住反驳道：

“如果你已经绕地球一圈了，你该知道中国人怎么生活吧！”

“我知道啊，我自己研究出来的。我曾经问自己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怎么生活的呢，于是，我的脑海就闪电般浮现出一幅幅他们生活的画面，就像一大堆动画片一样。在我之前，成千上万的隐修士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思想历程了。”

妻子瓦蕾摇摇头，一头红色的秀发也随之飘舞。

第29节：隔绝(2)

“我觉得你可能搞错了。当你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你的眼界也会变得狭窄起来的。现实的空间远远大过你脑袋的空间，看来你是低估了这个现实世界。”

“不是，是你低估了人脑的强大力量。”

瓦蕾并不想跟他争吵，她不再继续据理力争，而是默默退了出去。而她的丈夫，他不再接待病人，不再见任何人，甚至连他的孩子都不见。只有瓦蕾才能见到他，不过还要答应他不能说任何外界的事情来打扰他。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瓦蕾还是一直在给他送吃喝，照顾他的起居，默默地支持他。虽然她不同意丈夫的观点，但是她还是选择不去打扰他。

古斯塔日渐消瘦。

他对自己说，如果人一定要吃喝睡觉的话，他就永远不会真正得到自由，所以一定要摆脱睡眠和食物的奴役。

他开始在一块大黑板上不停画图，然后还订购了一大堆电子工具。他请来了几位老同事，成天在一起算啊，做啊，鼓捣不停。

古斯塔向他妻子解释说：

“问题的重点，是这副身体。我们都被肌肉包裹着，里面充满血液，骨骼。而这一切，时时刻刻需要给养，需要消耗，这简直就是折磨嘛。我们要保护好身体，不能让它饿着，不能让它冻着，病了的时候还要照料它，还需要食物和睡眠来保证全身的血液循环。可是，大脑呢，它的需要就少多了。”

瓦蕾听着有点不敢相信。

“……大脑的主要活动都被太多的肌体活动浪费了，对身体的保护和给养占用了太多的能量。”

“可是我们的五种感觉呢？”

“我们被感觉欺骗啦！我们曲解了它们传达给我们的信号。我们天天苦于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结果我们却生活在假象里。我们的躯体控制了我们的思想。”

他拿起一个杯子，翻转过来，水洒落到了地毯上。

“身体和思想，就好比容器和它里面装着的东西。没有杯子，水还依然存在，所以没有身体，思想也就不会再被束缚。”

一时间，瓦蕾有点疑惑，她丈夫是不是已经疯了。她连忙惊慌失措地反驳：

“但是，脱离了身体，人就是死的了。”

“不一定。我们完全可以在保持思想的情况下脱离身体。只要把大脑保存在营养液里就可以了。”

瓦蕾恍然大悟，原来黑板上那些看似乱七八糟的图画是有意义的。

某个星期四，手术按计划进行了。在场的有瓦蕾，他们的孩子，还有几位他非常信任的科学家朋友。古斯塔将要脱离他自己的身体了。为了达到绝对的与世隔绝，他决定给自己做这个世界上最彻底的外科切除手术：身体切除手术。

几位同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他的头盖骨，就好像打开汽车引擎盖一样。他们把这块圆溜溜的骨头放在一个铝制的容器里，对古斯塔来说，这也许就是一块毫无用处的盖子吧。粉红色的大脑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微微地蠕动着，仿佛是由于麻醉而陷入了沉沉的睡梦中。

第30节：隔绝(3)

外科医生们一点点切除着大脑与身体之间纷繁复杂的联系。他们首先切除了视觉神经、听觉神经，然后又割断了给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最后他们谨慎无比地把脊髓从脊椎骨中分离了出来。他们麻利地将大脑取了出来，立刻放进了一个装满透明液体的玻璃缸里，这样，大脑上的动脉就可以立即吸取里面的糖分和氧气了；而视觉神经和听觉神经则被封住了。外科医生们还设置了一个恒温系统来保证营养液和浸在里面的大脑的温度一直保持正常。可是，那副躯壳怎么办呢?

古斯塔早就准备好了。

在事先已经拟好的遗嘱里，他要求不要把他的身体安葬到家族墓地里。科学解放了他的思想，所以他也要用自己的躯壳向科学致敬。他把自己的内脏、肌肉、骨骼、血液乃至所有各种各样的体液，都毫无保留地捐给了科研事业。

一直站在一旁的儿子问：

“爸爸死了吗？”

“没有。他一直还活着，只不过……他变了个样子。”忧伤的瓦蕾一边说一边禁不住浑身颤抖。

这时候，小女儿忽然大叫一声：

“你是说，现在，爸爸，就是那个东西？！”

她一边叫一边用手指着那个泡在营养液里的大脑。

妈妈回答：

“是的。从今以后，你们再也不能跟他说话了，也听不到他说话了。但是，爸爸还是会时刻挂念着你们的。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

瓦蕾清楚地认识到了眼前的形势，孩子将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成长，而她也没了丈夫。

“那我们怎么办呢，妈妈？”小女儿一边问，一边还用手指着那个玻璃缸，里面那团粉红色的东西缓缓地上下浮动。

“我们把爸爸放在客厅里，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天天看见他。”

一开始，玻璃缸被稳稳地放在客厅正中央，它闪烁着庄严的光芒。大家都还像从前看待古斯塔那样尊敬它：家庭里的杰出成员。

渐渐地，孩子们开始觉得它像一大棵暗红色的蔬菜一样漂在水里。

“爸爸你知道吗？今天我考了好成绩。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听见，但是我觉得你一定很高兴，是吗？”

瓦蕾注视着跟玻璃缸说话的孩子，眼神仿佛已经洞穿一切。好几次，她也这样跟玻璃缸说话，问怎样维持家里的生计。古斯塔以前在家庭理财方面很在行，所以瓦蕾幻想着能有一个答案穿过玻璃缸直接送到她面前。

而住在玻璃缸里的古斯塔?鲁博莱医生则一直在静静地思考看，再也没有感官刺激来打扰他了。起初，很自然的，他也曾想过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想到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那些病人，就这样把他们都抛弃了，他甚至感觉到一丝内疚。但是，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很快又占了上风，他正在进行的是一项独一无二的体验。在他之前有多少隐修士幻想着置身于如此清净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啊，这是死亡都可能达不到的境界。

第31节：隔绝(4)

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呈现在他面前，所有的都属于他了，他无止境的内心世界，他最疯狂的内心历险，还有他最深刻的内心修行。他就是全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瓦蕾渐渐衰老，可是她丈夫的大脑却没有长出一丝皱纹。孩子们也长大成人了，渐渐地，那个玻璃缸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往日重要的地位。家里买了新沙发的时候，大家毫不犹豫地把玻璃缸推到了客厅角落，安置在了电视机旁边，再也没有人去跟它说话了。

在父亲的玻璃缸旁边再放置一个水族缸的想法是20年以后才出现的。刚开始说出来确实吓了大家一跳，但是总该有人说啊。而且20年过去了，那个装着大脑的玻璃缸看起来已经跟别的家具没什么区别了。

在放置了水族缸以后，古斯塔周围又陆陆续续出现了盆花、非洲小雕像，最后还多了盏卤素灯。

瓦蕾去世了，那颗大脑看似对此漠不关心。儿子弗兰西斯气得差点要砸了那个玻璃缸。古斯塔再也不知道世上的事情了，甚至对他妻子的逝世也毫不在意。这块东西它到底有没有哪怕一丝感觉呢?

弗兰西斯已经把玻璃缸拿到了洗碗池边准备往外倒，妹妹卡拉一把拦住了。不过这次怒气到底起了点效果：古斯塔被搬进了厨房。

时光荏苒，又是好多年过去了……

卡拉和弗兰西斯也相继去世了。临死前，弗兰西斯对他的儿子说：“你看见那个玻璃缸里的大脑了吗？那是你祖父的。他已经在那里不停思考有80年了。你得照顾好他，注意保持适当的温度，还有要经常换换营养液。它只需要一点点糖就可以，一升葡萄糖就可以维持六个月。

古斯塔还在不停思考，他花了好几十年去揭开那些无穷的秘密。更珍贵的是，取出大脑延长了他的寿命。而且如果在开始思考的时候稍微努力一点的话，以后思考的效率就会高得异乎寻常。他找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越多，他发现途径的速度也就越快。那些途径又重新组合，引出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又再次导出新的解决方法，如此周而复始，无穷无尽。他的思想像一棵大树开枝散叶，枝杈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而且有时候还会融合在一起，诞生出新的分支来。

的确，有时候，他会怀念起美味的奶油蛋糕、他的妻儿、一些有趣的电视节目、白云朵朵的蓝天和星光璀璨的夜幕，还有那些在美梦中度过的夜晚，甚至是那些久违的感觉：高兴、寒冷、炎热，甚至疼痛。

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是美好的，但同时也是枯燥的。虽然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是他并不后悔生活过。他明白了生活的含义，明白了世界的法则。古斯塔终于知道了怎样去开发人的内在潜能。就拿普通的人脑来说，里面蕴藏的能量就足以令人大吃一惊。他发现里面有25个有意识想象的大脑皮层，每个皮层又各自包含着一百多种超现代的画面，他还隐约看见了一些革命思想。真遗憾他没法把这些告诉别人！在那25个大脑皮层下，他碰到了9872个无意识想象皮层，他还发现自己竟然对音域最宽广的管风琴音乐情有独钟。多可惜啊，他再也没有耳朵去听那美妙的音乐了！

第32节：隔绝(5)

弗兰西斯的孙子也即将辞世了，跟爷爷和父亲一样，他也没有忘记嘱咐他的儿子：

“你看见上面那个玻璃缸了吗？就是碗橱上那个。那是你曾祖父的大脑。经常给它换换营养液，不要把它放到风口上。”

古斯塔还在思考，探索他的精神世界。但是，已经不是关于想象或者回忆之类的东西，而是别的，古斯塔称之为“渗透”。这是一种还没被人类利用的思考方法，而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们的思维从最简单的地方出发去逐渐“渗透”。

“渗透”可以滋润思想，可以开发出新的基于潜意识的想象空间，确切说就是“渗透区”。

“妈妈，上面那个玻璃缸里的一团肉是什么东西啊？”

“那可不能碰，比利。”

“是鱼吗？”

“不是，他比鱼可要复杂得多。他是你的祖先。他还活着，但是只剩下大脑了。家里一直留着它来作为纪念。只要保持好它的温度，隔段时间添点葡萄糖就行。”

两天后，比利带了几个朋友回家来玩。几个孩子对那个玻璃缸都好奇不已。

“哇噢……我们把它拿下来看看吧？”

“不行。妈妈说不能碰。”

而此时此刻，在“渗透区”里，古斯塔又到达了一个更令人陶醉的想象区，所有最疯狂的梦的发源地，也是精神错乱的出发点。他给这里起了个名字叫“梦魇区”。这里有18万个不同的理解和发明层次，各种各样完全超现实的梦想风暴在这里窜来窜去。古斯塔感到幸福极了，在思想的海洋里他再也不感觉枯燥了。

忽然，他感到一阵刺痛。

“住手！快住手！”比利大叫道，“如果你再把番茄酱洒在里面，我晚上就没的吃了！”

古斯塔的大脑觉察到营养液里注入了一种新的液体。他感觉到一阵很舒服的刺激。兴奋的感觉让他觉得“梦魇区”的风暴好像变成了金光一片，他在十分钟之内就跑遍了18万层的“梦魇区”。

孩子们注意到了小脑微弱的抽搐。

“是活的！它动了！你老祖宗好像挺喜欢番茄酱的。我们再倒点醋进去看看吧！”

如闪电划过。这次的调味品引起了更强烈的效果，惊天动地的效果。古斯塔的梦幻世界里一下子天翻地覆，黑色的龙卷风肆虐，深蓝色的岩石里爆出明亮的橘黄色液体，冒着热气的血海翻滚着一张张碎裂的笑脸，还有长着海马头的蝙蝠四处飞舞……

古斯塔瞬间的幻觉已经远远超出了所有毒品或者迷幻药的效果。他仿佛看见草地上的小草变成一支支锋利的小剑。哈哈，真庆幸他没有脚，即使在梦里也没有，他那飘飘欲仙的大脑只是被蹭了一小下。他像揭起一块地毯一样掀起草皮，结果在“梦魇区”下面又发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净土”。这里是一片完整的宇宙，群星闪烁，银河系，各大行星，所有在他脑子里的东西都在那些梦的下面。原来他脑子的最深处还藏着上亿颗星星。

第33节：隔绝(6)

当比利的妈妈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出闹剧正在等着她，孩子们在祖先的脑子上涂了一层厚厚的奶油，再洒上干果，而且他们还在不停地往上加些手边够得着起来的东西。

“大脑先生，再来点果酱怎么样？”

妈妈赶紧驱散了孩子们。她忍受着那股难闻的味道，自以为是地用自来水洗干净了老祖宗的脑子，然后放到了一个干净的玻璃缸里。

没有盐分的自来水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脑细胞。实际上，自来水的破坏力比番茄酱还要大。因为褶皱里的奶油和番茄酱没有洗干净，古斯塔在精神宇宙中全速穿行，简直无法用文字形容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过，人类只开发了大脑的百分之十。他错了，古斯塔正在证明这个比例是百万分之一！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比利的小朋友们从此对这个玻璃缸还有里面的东西充满了无限的兴趣。比利想到了增加零花钱的办法：组织收费参观。

“这是什么？”

“我的祖先。”

“就一块大脑？”

“是呀，他厌倦了生活在躯体里。”

“他真傻！”

“不是，他不傻。妈妈说他还活着。”

一个小男孩冷不防把手伸到营养液里，把那颗大脑整个拿了出来！

“哎！小心！别碰他！”比利大叫道。

小男孩吓得一松手，大脑掉在了瓷砖地上。

“把我的祖先放回玻璃缸去！”比利恶狠狠地命令道。

大脑从这双脏兮兮的小手上传到那双粘着果酱的小手上。结果一个小孩像投篮一样把它扔了出去，掉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比利不敢把它拿出来，他告诉妈妈小朋友们把它偷走了。

爸爸把垃圾倒在了门口的一个大垃圾桶里。

古斯塔的大脑忽然失去了他的营养液，开始日渐萎缩。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条凶狠的狗把他叼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狗根本无法知道这块肉其实是古斯塔?鲁博莱——世上最老、最彻底的隐修士。所以，这狗一口就把他给吃了。

就这样，一个不断研究自我、深入自我的大思想家终于停止了他的思想。

古斯塔到达了巅峰，到达了他思想的极限，在那里，他只看到了一个令他头晕目眩的深渊。

死亡对于他来说只是最终的一次激动人心的冒险，他可以很平静地接受。

美餐一顿之后，狗满足地打了个饱嗝，于是古斯塔?鲁博莱最后残存的那一点思想也消散在了夜色里。